

再上神坛的毛泽东

——毛泽东热现象透析

黎宛冰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再上神坛的毛泽东

——透视毛泽东热现象

黎宛冰 著

哈尔滨出版社

新登字12号

责任编辑：李荣焕

封面设计：关 力

再上神坛的毛泽东——透视毛泽东热现象

黎宛冰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北京三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32开本 13.25印张 290千字

1993年9月 第1版 1993年9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ISBN 7-80557-644-0/2·36 定价：7.80元

目 录

一 非神化时代的神话……………1

假如明天来临——毛泽东是最大的神——毛泽东是“神”！——“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成为了伟人”——毛泽东——人·鬼·神——如果忘却是一种哲学，那么回顾便是一种责任——第一次“万岁”之后——从神化到神话——多些真诚，少些媚俗——一种“永劫回归”观——回到迷信，或者进到哲学？

二 “红太阳”奏鸣曲…………… 39

“红太阳”大战——怀旧耶？迷信耶？时髦耶？——“今天的村庄还唱着古老的歌谣”——青春无辜——老歌新唱——亦正亦反，亦庄亦谐——否定得还不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三 回归精神家园——圣地寻踪…………… 69

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人——来去无停留——他们和她们——契机来到——心中的太阳永不落——“毛泽东热”从未冷却——回归精神家园

四 受到关注的“毛氏家族”…………… 105

从触龙说赵太后说起——毛泽东的子孙——朴素的李讷——说时依旧——不变的爱在心中——善良的心愿——误入歧途的毛远新——“新闻人物”王海容——尊荣不可以遗传

五 人们寄托什么…………… 157

他们寄托什么？——一张照片里的故事——像章回到炽热的胸膛——中国情绪流——像章中的历史——从“还我飞机”“到现代文物”——收藏家们——只以一生爱一人——他，收藏历史——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六 寻找毛泽东…………… 204

思想的萌芽——试图严肃而认真地思考——需要寻找巨人的时代——目光投向大地——“毛泽东，我爱你”——记忆深处——折射一种心态——“不能千古流芳便遗臭万年”——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英雄意识的尴尬——情结的意味——Love him or love his dog? ——反崇高·嬉皮·回归——跨世纪

七 经济主题变奏…………… 250

“毛泽东热”中的经济学——靠毛泽东起家——神坛作家——领袖纪实文学之弊——官司·官

司——权延赤终于开口了——纠纷不断——“毛主席”：你可不要去打广告——现实的答案——热闹的100年——并非尾声

八 谁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279

神州之“热”——又请出毛泽东——向历史回溯——老大娘与影星的共识——天安之门——否定之否定——偶然与必然——乌托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抛弃乌托邦——乌托邦后遗症——一个胆大的玩笑：政治波普——“冷眼向洋看世界”——谁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九 另一种视角读毛泽东…………… 342

（一）一个历史的形象

他的境界超越了时空——韩素音眼中的毛泽东——一代人的丰富横断面——斯诺眼中的毛泽东——毛是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R·特里尔眼中的毛泽东——英国物理学家眼中的毛泽东——海伦·斯诺眼中的毛泽东——王安娜眼中的毛泽东——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眼中的毛泽东——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眼中的毛泽东——克莱尔·豪林沃斯眼中的毛泽东——卡尔逊眼中的毛泽东——洛厄尔·迪特默眼中的毛泽东——理查德·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角色

（二）解读毛泽东思想

十 解读“毛泽东热” 376

——关于“毛泽东热”的讨论

- (一) “毛泽东热”的背后
- (二) 邓力群谈“毛泽东热”
- (三) 关于“毛泽东迷思”的社会心理感悟
- (四) 论大学生的“寻找毛泽东”热
- (五) 透视“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现象
- (六) 毛泽东热，当代中国文化之谜
- (七) “毛泽东热”的各个层面

一、非神化时代 的神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

假如明天来临

中国人在面对着昨天与今天的比较时，常爱做些明知不现实但可缓解心灵焦虑的假设：假如当初……，假如现在……，假如将来某一天……。也许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习惯，英语中的虚拟语句便是各类小说对话中常用的语句。

于是，在1989年，从紧张的工作节奏，拥挤的生存空间以及眼花缭乱的消费热、令人不知所措的各色思潮等等的罅隙中挤出来的中国人喘气之余，突然闯出一个荒诞的假设：“假如毛泽东真的复活了，那会怎样呢？”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虚妄的神话，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

人的情感世界激起不同的涟漪，人们以一种几近“荒诞”的真实面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年轻人说：“我是寻找毛泽东的探索号之船，穿越时间隧道，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当人们企图严肃而认真地衡量现在与过去时，道德的判断最终战胜了理性的判断。人们偶尔地回望来时路时，那路上曾有的跌打滚爬的艰辛以及荆棘刺体的痛楚都在时光中淡去了，遗留下来的只是那些最为光辉四射的精神反光。理想以及笃信，真诚以及热情，伴随自己岁月中最富有朝气的时光的那些记忆被滤却了沉重，只剩下依稀的怀恋。不管曾追踪的理想是如何挫败与虚幻，人们最终选择了那样一个过程中情感的纯洁性所具有的价值，而回避了对一个逝去的错误的反思。

在这里，肉体经历与精神经历的一切相剥离，被时间减蚀了生命力的肉体沉默地服膺于精神，精神的反光于遥远处闪烁着。

神话，恰如其时地来临了。一直只被人朦胧体会的东西，现在获得了明晰的表达。追溯从领袖那难以言传的魅力开始。

毛泽东是最大的神

这个“神”已经死去。他的诞生与死亡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毛泽东，成为新时期神话的聚焦点。纷繁的现实中衍生五花八门的需求，“领袖神话”是一个微妙而神秘的意识反映。在百姓的神话中，毛泽东以一种全能神的面目出现，它胆大地蔑视所谓理性的限制。

民间悄悄流传的说法是：毛泽东是最大的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说法有一丝调侃也有一丝敬畏。神话和信徒往往是相伴而生。

福建石狮，改革开放后逐渐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名字，石狮的服装、鞋、钟表，还有石狮的黄色录像带，晋江的假药……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商品王国。

乍然富裕起来的人们很难从容地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捂着钱包的手一会儿是兴奋得无以自主地哆嗦着，一会儿又为这突然的幸福而感到惶恐，生怕这大好的情势终有一天会改变。他们终于习惯性地想到了“神”，而这神不再是观音菩萨、土地神仙们。毕竟，吃了几千年香烟的菩萨们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能改变人命运的力量，而那些逝去的英雄倒是以其伟力在其后的时代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人们集资为两位烈士修了一座庙，供上了塑像。他们把这座庙称为大军庙，两位烈士称为大军神。随后，在大军庙附近修建了一座更为精致的领袖庙，供奉毛泽东。平时来磕头、烧香、颂经的人络绎不绝。

有人问：“里面是什么神？”

有人答道：“一个拯救大众的人，你认识他。”

广西桂南地区公路上，一座公路桥的栏杆上贴着一一条小红纸帖，几个字不甚漂亮，但却威严无比：毛泽东在此。从政治神坛上走下来的毛泽东走上了另一座朴素情感堆积起来的神坛，又成为了一个消灾避邪、保民平安的守护神。

在广东、湖南、广西等地的小县城里，有许多人家在厅堂里悬挂起毛泽东像。有的信佛的人家，神龛里供着毛泽东半身像，与观音菩萨并列。青灯幽暗，香烟缭绕，迷信的老太婆喃喃祷告：毛主席，你老人家，可要保佑天下太平啊！

在湖南长沙，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两辆汽车相撞了，其中一辆车，挂了毛泽东像乘客无一伤亡，而另一辆，辄死伤甚众，汽车司机当场死亡。

这是偶然，这偶然因出现了一张毛主席的像而变得神奇，人们在惶惑中不知不觉地选择了神话。神话，人们对不可理解不可预知的事采取的想象。似乎冥冥中毛泽东那慈祥的目光正穿越二十多年幽冥的迷雾，向人们注视，幸运生存的人们感谢命运，更感谢那把他们自九泉拉回的无形的手。毛泽东，只有毛主席能够被人们赋予这样一种超人、超自然的力量。于是——此情系于毛泽东。

一个传说，或许是小的、微不足道的，但传说长了翅膀，经过几百人、几千人嘴与心的加工、想象，外延便变得无比广阔，而这传说便似装了风的轮子，越转越快了。

更多的传说涌出来了：毛泽东是玉皇大帝转世；毛泽东显灵了；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死，还活着呐；毛泽东家的坟地风水好；毛泽东的八卦、毛泽东的面相……微小的细节，一旦让人们去挖掘，便会挖出越来越多的内涵，无数个偶然汇集在一起，汇集在某一点，便成了超越自然法则然而又是至尊无上的必然。出生在湖南农家的那位少年便被后人们在追溯中认定——

毛泽东是“神”！

毛泽东的降生便伴随着大量的传说。迷信往往是最好的传播媒介。由迷信而铭记的印象往往是最深刻的。

从毛泽东降生到毛泽东生命终止的83年间种种偶然与必

然的环节被人们以一种天命观的锁链串联。

据说：毛降生时，青天白日，天上突然掉下一坨光辉灿烂、白热灼目的东西，谁也无法靠近。

据说毛母文氏怀他时，曾梦见蛟龙飞舞。

毛泽东降生时，时令虽在冬至年后，却突然风狂雨急、电闪雷鸣。

八卦先生断言，两百年间必有王者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就断言湘潭要出天子，论姓氏，为反手梳头。

有人则断言：这是祖宗显灵，坟山贯气。

.....

谈到风水，有一个微妙的细节，但却颇耐后人寻味。

韶山，滴水洞的石壁上，刻有这样一首诗“一钩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语，石轿如锁几重天。”

毛泽东的祖父便葬在这块被称为“聚龙之灵，集虎之威，通三山之风，定八面之气，藏龙卧虎，风云际会”的风水宝地上。传说，当年毛翼臣和哥哥毛德臣曾为争此坟地而起争执，最后达成协议，谁先歿则葬于此。哥哥年长6岁而谁料弟先逝。为验证“风水”，灵柩并未立即入土，而是停放在墓地。时过8年，棺木漆亮如新。这才正式下葬。落葬时，墓地周围石块坚硬，唯中棺土大面积泥土深厚。

这是一则有趣的故事，思路趋向于让人们相信冥冥中有天定，一切先兆预示着一个杰出人物的一生。

曾有美国记者问毛泽东：“听说你家的祖坟风水很好，你认为这是这样吗？”毛主席幽默地回答：“过去帝王将相埋的地方风水一定很好，不过，我小时候听说我曾祖母的坟地风水好。”

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师，我又信神。”

关于毛泽东的传奇绝不仅是这些。

毛泽东的私塾老师郭伯兄，初次见此少年便觉特殊：名字特别，泽东，泽润东方；相貌特别，像女人家；声音特别，女人腔调。为了验证这种特殊的感受，郭老先生特地把毛泽东叫到一旁，让他背一段百家姓，并仔仔细细地听其声，观其态。过后，郭先生讷讷半晌说：“你走吧，听你的声音，看你的相貌，你会有大出息的！”郭老先生被一种神奇的预感攫获了，他自语：“汉朝张良、明朝朱元璋不都是女人相女人声音吗？他们后来都成显贵以至天子。”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以他特有的嗓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毛泽东巨大的天庭，方正的面庞，以及下巴上那颗黑而粗的痣都显出一种神秘的、帝王式的威仪。年过七旬的郭老先生为预感被证实而惊喜着：“听，毛泽东的声音，像不像女人的声音？我早就说过，男的生一副女人相，一种女人声音，就会主大贵，不假吧？”

时至1989年，郭老先生的后人仍不忘这个有趣的细节，并从心里认同了这样一种说法，郭老先生的儿子郭达智老人与人谈起时，他还指着1931年毛泽东去安源的那幅油画问别人：“像不像女人？……”

传闻太多、太玄了，真真假假，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清醒的人颇为命运所疑惑，而本不清醒的人则完全全为之而控制，乃至虔诚地跪拜下去。

新近一份报纸还写到了毛泽东抽签——

1952年2月底，毛泽东在谭震林、罗瑞卿等陪同下，游览

画潮。他们爬上玉皇山。玉皇山山腰下有个紫来洞，山顶有福星观，观里有供桌，供桌上竹筒里插一把签。毛泽东犹豫片刻，随后便抽出一签，看完一笑，递给罗瑞卿。木签上的字歪歪斜斜，前两句还依稀可辨，后两句则模模糊糊的。四句签文是：

此命威权不可当，
紫袍玉带坐朝堂。

.....

.....娶妻三房。

抽签的事亦真亦假，如潮的轶闻中挑出几个这样的例子并不很难。在历史片《巍巍昆仑》中，就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山西五台山佛院抽出“上上大吉”一签的情节。

让我们再来回溯一下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那些神秘的细节或传说吧。

毛泽东的一生似有天佑，经常遭受死亡的威胁，而又总能无恙地摆脱横亘人生的阴影，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上，然而这是注定不能落下的一把剑。

他的身边不知围绕着多少死亡。他的弟弟为革命事业牺牲；他的第一个妻子，被国民党处死；他的儿子死于朝鲜战场；长征中，饥饿病乏，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倒在了他的身后；他的警卫曾中弹仆倒在他身边；南京政府曾重金悬赏他的头颅，也曾次次宣告他的死亡，而他却从来大难不死……

他的传奇的一生犹如钢丝上跳舞般蹈过重重危难，他能够用他惯有的风趣坦坦然然地面对这一切——危险，无奈我何。

有人曾用《易经》算过毛泽东的生辰八字，据说是大富大贵，大吉大利。

老人们口中毛泽东一生中有六个九，秋收起义；进入京城；去世之日都是“九九”。中国《易经》有个神秘的说法，言“九五至尊”。

1976年的中国，似乎被死神之手轻轻触摸过了。周恩来去世，紧接着“四五”运动，似乎命运真有所预示，之后，发生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惊人的唐山大地震。

在中国民俗中，一直都相信大自然在政治事件上的预兆。老百姓们认为，一场剧烈的地震意味着一个朝代及其授予的统治权的结束。不知这种传统思想是否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有所反映，或者从中他也捕捉到某种微不可言的预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去，一个时代随之而戛然终止。

有人从历史中寻找相同的场面来诠释这中断的历史，用民俗文化注释典籍，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惊人的。

他们想起了秦始皇，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千年来积淀下的敬畏也许和人们当日对毛主席的感情有某种相似之处。秦始皇不是开殉葬之先例的第一人，但在秦始皇故去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殉葬场面，为秦帝殉葬的是数百宫嫔侍从和上万沉默不语冰冷的兵马俑。但秦始皇比起毛泽东来算什么，秦始皇有唐山大地震为其殉葬吗？

这个人类前行历史中一个灾难性的、残酷的镜头，竟被作为一个伟大的注脚，注明：毛泽东比秦始皇更伟大。迷信而来自庄重的荒诞，确实令人震撼以至无言以对。

有人说：“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能感觉和体会，而远不能作出科学的解答，甚至语言在这时也会滞留在一个想象的位置上。显然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还存活着一个至今我们并未完全理解的意识空间场。”

虽然民俗文化中许多东西不能因历史的理性的法则去归纳、诠释，但是在命运原动力和客观的历史推动力之间，我们无疑要倾向后者。毛泽东可说是一个时代的丰富横断面，我们就应该从那个时代留下的声响、线索中去追寻伟人运行的轨迹。

“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 毛泽东成为了伟人”

早在1936年，埃德加·斯诺就对毛作出了一个评价。不可否认，老外们有时候在对人、对事的观察上具有一种客观的洞察力，洞见那些模糊着不曾明确表述的东西，他说：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的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英勇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我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人物……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

斯诺说他不宣布历史的判决，实际上他已提前得出了一个历史的结论：毛泽东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传说是附丽于心灵价值需求的。渴望权威、救星的传统心理造就了一批批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圣人。也许我们应稍稍回溯毛泽东的生平，在伟人的现实历程中找到那些绝非夙命的因素。

毛泽东，普通农家的儿子，童年时即显出聪颖，严父与慈母影响下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逆反与善良相融合的心理特征。

他曾因与父对抗而离家出走，并最终与死相胁，迫使严父让步。这次“反抗”与“胜利”，在毛泽东心灵烙下了深刻的印迹，为他以后善于抗争、叛逆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13岁以前的毛泽东，放牛、砍柴、种地、上私塾、记买卖小帐，干过所有农村孩子所干的事情。直到17岁，他还没有离开那个闭塞的小山村。

毛泽东也曾和母亲一样拜过菩萨信过佛，并且对父亲的不信佛心怀强烈的不满。

他从韶山到湘乡读书时，由于口音不同，衣着寒素，且入学年龄偏大，而屡遭其他孩子白眼。这种“伤害”一直隐藏于毛泽东潜意识中。

他曾为抗争父亲给他包办婚姻，而以跳塘自杀的方式来反抗，奠定了他在毛氏家族中忤逆不孝的印象。

他并不总是“振臂一呼，应者云举”的英雄，他也曾于寂寥中，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登征友启示，而应者寥寥。

毛泽东也曾有过象1927年浏阳遇险等等九死一生的经历，亏得他靠几个铜板给押送者，自己则钻进杂草丛生的水沟，以其机智免于被害。

